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
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侍御史王巖叟言臣
聞有旨召起居舍人曾肇試中書舍人士大夫相顧而
笑不以爲允伏以中書政事之本天下治忽休戚之所
係其得與丞相侍郎可否國論者惟二三舍人而已陛
下察其重輕何如豈當苟循資地妄以授人也謹按肇
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
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
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錄每一除改士論每

切非之文章學識皆無可稱何足以代王言而預國論
方陛下極天下之公簡拔英髦聳動多士不可以凡材
間廁清近累陛下知人全美伏望聖慈因其辭免特賜
允從以厭公議并諭柄臣別加精擇庶幾名器增重不
爲賢能之羞又言臣伏以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之
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正衰而暗長在剝
惟六三無咎於臨卽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
佑陽可謂至矣臣之愚忠正在於此按曾肇乃姦臣曾
布之親弟布之盜竊名器蠹國家而誤蒼生與呂惠卿
罪惡無異當時天下謂之曾呂布方怙寵弄權肆爲欺
罔之時肇蓋有助威之力焉布妄言鄭州可廢爲縣朝
廷遣肇覆按可否肇不以鄭人之情乃歸告於上而合

兄之言誑主之聽以爲可廢而遂廢之由肇一言而使
一州之民受弊者幾二十年賴陛下方復之則肇之助
布欺罔不爲無迹矣人物凡下不爲士論所與獨憑藉
其兄玷塵清選積累僥倖至於今日以言觀行不聞附
正之風以迹論心未測朋姦之計安可進居要近擢掌
絲綸朝雖乏材何至及此願陛下味臣之言察臣之意
區區所憂蓋亦不在肇也其中書舍人除命伏望早賜
追寢貼黃稱前起居郎滿中行林希皆以公議不與陛
下卽行罷黜今曾肇若比中行則無場屋聲名若比林
希則無出人詞藝豈可反容忝冒以爲公朝陞黜之累
伏望聖慈早賜宸斷又言肇進身之初卽不由公道全
是私恩試教授日其兄布已在要路自作試官定肇爲

第一士論莫不譏笑方布用事無人敢言不久又得館職以至後來陞省司入史局遷起居無不出於僥倖今豈可直令僥倖作侍從也爵祿天下公器雖朝廷苟欲私之如天下公議何陛下以天下公議付臣主張臣敢不極盡愚忠爲陛下言之陛下初以除張頴爲戶部侍郎言者攻擊至於再三竟不從之言者遂默便爲曾肇亦可如此緣戶部侍郎只是一有司之事無預國論但有俗材皆可爲之不比中書舍人當天下樞機之地須用賢才乃允公議今用非其人物論不服臣所以不敢遂已期於必從而後已也伏望聖慈深賜省納又言臣敢盡一語以評肇爲人按肇當羣邪用事既能挾附以貪榮泊眾正在朝又解因緣而竊寵行已不聞於一善

持心可見其兩端進列近臣陛下何賴且恐眞賢解體
陰黨動懷貽患之深不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微意省
臣累章一判是非之歸以明邪正之異貼黃稱肇自及
第便忝冒作教官自教官卽入爲京師官因緣僥倖以
竊榮進至於今日都不曾經歷一日州縣之職未嘗習
知民事豈可輒爲中書舍人預天下之政伏望且令出
補外官使習知民事他日用之於肇不爲無益又言臣
以除曾肇試中書舍人不協人望連上四章極諫公議
必已蒙陛下省納臣今訪聞得執政大臣中見有與肇
議姻親者切恐進呈之際曲有營救臣今密以奏聞乞
陛下先知祖宗以來擢用大臣須取老練民事之人未
嘗輕進一全不經歷親民者爲侍從今用肇爲中書舍

人於肇則榮矣幸矣然國家何賴百姓何望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惜也臣前爲監察御史日論奏給事中王震不曾厯一日外官僥倖以至清近蒙陛下許其外補今肇生平僥倖與震相似亦乞且令試郡以允公議嚴叟又言臣竊以中書舍人國家第一等名器當得賢材以付之臣爲陛下惜名器不爲言一曾肇也破臣之言者不過曰肇無顯過臣爲陛下論人材不爭有顯過無顯過也果其人大體是也雖有顯過不害其爲賢也大體非也雖無顯過謂之不肖可也況如肇者亦不可以爲無過方兄布舞姦攘權附上罔下內不聞有一善言規救其兄外不聞有一所長自表於世獨見其能苟合詭隨潛行竊伏以盜榮利耳原心定罪臣不知其何如

人也今議者皆曰肇雖資材鄙下不能如布之姦凶而性行陰柔實亦羣邪之黨與前因蔡確喜愛擢預史官後緣張璪主張進修記注公議憤鬱固已甚矣雖因緣資地以至於此然故事近例至此益當深觀其人不必須登掖垣也一登掖垣遂預國政非復從來僥倖之比矣不獨非才玷累清選他日乘間伺隙浸引其類則將柰何此臣之所以爲深憂而言之不敢已也臣當言路久矣如布之大姦巨蠹旣未能爲朝廷極口以言請與惠卿共投四裔而復坐視其黨進居禁塗扼天下之勢若又置而不爭則負陛下多矣今執政大臣雖未能爲陛下多進君子且可爲朝廷不添小人天下之望亦足矣肇之濫進臣若不言陛下旣不怪臣執政亦將見說

臣何苦力言而不止此陛下所當察也伏望聖慈以重惜名器爲心以采納公議爲意特賜指揮罷肇新命貼黃稱肇平生進身皆出僥倖今旣得爲中書舍人則安知不僥倖得爲兩府蓋升此一級便不可知此又容之則天下無公論甚矣巖叟又言臣竊以百官之眾必皆用材近臣尤當於百官中選材之高者爲之中書舍人在近臣中又爲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爲中書屬官分押制敕凡國之政令無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學兼全須責政事臣伏見曾肇旣無文學又無政事不可以當其任累具論奏乞行追寢未蒙施行緣此職所繫國體甚大不比其餘職事臣所以不避煩瀆區區力言願陛下

開納按肇陋於文學而不習政事皆有實狀非敢厚誣
昨宗正寺丞王鞏以人言罷黜爲河南府通判肇權當
行告縱示匿瑕亦當止用平辭而乃過爲褒語若特被
選掄以寵其行者其苟於徇情而不知大體如此及試
中書所試制辭以王戎簡要對黃霸循良摺紳士大夫
無不傳以爲笑蓋其窘迫別無故事可使遂至於蒙求
卷首牽引一句此陋於文學不可爲中書舍人也夫天
下之至難而不可輕者民事也明哲之士雖累厯郡縣
夙夜究心猶有不達況肇凡材初官未經數月遽以僥
倖不公遂爲教授教授僅成一考又以因緣事勢便作
館職一入國門不復更出叨榮冒進以至於今郡縣之
務民物之情何由得知此不習政事不可爲中書舍人

也中書舍人必籍此二者乃可爲今肇皆無之不知何
以稱職所以公議憤歎皆謂朝廷不惜名器妄以假人
臣實爲陛下惜之其人物之高下黨類之邪正臣前累
章論之詳矣肇行鞏詞云河南別郡朕旣以耆老大臣
司其管鑰又擇其貳往裨政理以爾名相
之試後敏於藝文將觀汝能出嚴叟又言近臣舉動固自
有體大要必崇謙退事敬畏也一聞有言則引咎自避
蓋未嘗有如肇方臺諫交攻不已而敢昂然出而受非
常之寵命者也肇之不知廉恥不卹議論而無忌憚乃
如此陛下欲辯君子小人於此可見至於肇除起居舍
人亦是五月四日張璪獨在中書乘間進之以爲今日
之地非出至公也嚴叟凡八上章皆不聽因乞罷言責
亦不聽又劉邠除中書舍人嚴叟又言近除劉邠爲中

書舍人命下之日無賢不肖莫不稱爲得人言責之臣固亦自喜雖欲有言不可得也今既有中書舍人兩員則肇之非才自可汰去以允公議明年春巖叟上章乞罷肇卒不聽

劉邪除中書舍人
在十二月十六日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

臣聞邪正必辨則國體尊用捨至當則士論定百直而一枉則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僞則僞可以亂真方肅紀綱宜重名器臣伏見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詖藝文淺浮當呂惠卿用事時肇兄布亦任要路表裏專縱公爲私徇臣僚承迎風旨薦肇充學官旣進所業中書考爲第一緣此朋比遂除館職晚因張璪汲引備位左司會史職有闕乃以次補且仕宦不厯民政而領都司學問不知本統而遷右司固已不厭公議無補盛朝今乃

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任職清地峻非他
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
押諸房以智識才慮參決幾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
官豈可因其序遷輒爾虛授況小人之進亦以彙征肇
旣忝冒此選涉厯貴權則必援舉其徒布列要地消長
之變安得不慮此時進用疑邪徑之忽開他日朋姦恐
橫流之難遏伏願陛下深防事始早罷詔除以清侍
從之塗下以慰搢紳之望又言陛下除中書舍人二員
而言路獨彈奏曾肇則當與不當自可見矣伏望聖明
裁察又言臣再三爲陛下忖度此事極有未安蓋任人
當否實繫治亂正臣進則足以甯邦邪士用則遂能害
政古今可監理勢必然自陛下繼統以來拔擢端良用

捨之際務合至公而小人餘黨尙在朝廷旣未能盡力
屏除豈可使開端倖進防微杜漸正在此時且肇之姦
回出於天稟兩端難信其迹甚明當呂惠卿用事之時
則朋比阿諛競爲非義至司馬光當國之日則矯僞修
飾欲作善人推此而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徇私
乎執政可信其不行險乎旣保而信之則臣言殊不足
取罪在譴斥若猶未也則中書舍人之職參議大政不
可輒委肇矣況肇之兄布長於變詐濟以强悍冒據要
地僅二十年蠹國戕民毒流天下今雖出領藩鎮其心
常有不平肇於其兄豈能忘愛一旦攀援而至則必據
發素蘊引類結徒凶焰復熾此不可不慮也然議者謂
肇粗有浮文素無顯過進升西掖資地宜然臣愚竊謂

此言出於苟媮之意非爲國深慮之說也夫中材之士牽於世利而過有隱顯害有淺深或一事之誤一節之闕如邪恕之乖檢審滿中行之附舒直林希之結張璪則人皆得而知之指爲顯過若乃肇之包藏緣飾善持兩端原始要終大概邪險人皆不可得而知非若一事一節之誤闕而可指名者其過雖不顯而爲害則不可不察也伏願陛下以陰長陽消爲戒以舉直錯枉爲心博采公言收還新命使小人無彙征之漸則明主有極治之功又言今之中書舍人非若往年以他官知制誥者蓋分押中書諸房與宰相共議政事權任不輕固宜謹擇今年五月中肇自都司遷起居舍人人皆以爲僥倖太甚臣是時奉使入蜀不能力爭而罷遂使今日有

此忝冒朝廷既已失之於前安可不救之於後也

范祖禹亦

有言乃六年七月九日事

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新提舉中太一

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

新命故也

新命在十月十六日庚子并入二十二日乙巳

先是鎮會葬永裕陵

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

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

蔡京問客據邵

伯溫聞見錄第十三卷

又降詔令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彊起無或憚勞鎮

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

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

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也

詔詞據墓

銘欲授以門下侍郎據范祖禹家傳紹興初蜀人楊大中者記鎮遺事云元祐初公再致仕宇文邦彥謁公問